

從海神到全民保母—— 清領臺灣媽祖信仰的發展

黃 方 碩*

前 言

一、臺灣早期媽祖信仰的限制

二、臺灣媽祖信仰的壯大

結 語

前 言

媽祖信仰，為臺灣民間信仰中重要的一環。今日臺灣「瘋媽祖」的盛況，仍然令人嘆為觀止。而此景況不惟今日有之，清季的《安平縣雜記》，對媽祖慶典的浩大已有記載，例如 3 月的北港進香，「市街里保民人沿途往來數萬人，日夜絡繹不絕」；北港媽祖抵安平乞火時，隨行入城的鄉莊民人亦有數萬人之譜。3 月 20 日的安平迎媽祖，更是擊鼓奏樂，且有踏火、演戲等多項娛樂活動，喧鬧一日，前往遊賞的男女老少，亦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B04 級畢業生，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R08 級碩士生。

下萬人。由此可見，清季的媽祖信仰十分盛大，深入民眾生活，迎媽祖更為一年一度之盛事。¹

然而，如此盛大的活動，似乎並非自漢人入臺即有。康熙年間（1662-1722）編纂的《臺灣府志》、《臺灣縣志》、《諸羅縣志》、《鳳山縣志》當中，記載清廷領臺之初的漢人歲時與祭儀。當時臺灣的民間信仰，以 2 月、8 月各一次的祭祀境主神為最盛，從臺人在神誕時演戲慶祝與「慶土地尤盛」，可以推知。²禮佛風氣亦十分盛行，如每年 4 月有洗佛之會，³且風氣所及，婦女往往入寺燒香。⁴此外，臺灣縣尚王爺信仰，有規模宏大、三年一度的王醮。⁵然而，在諸多歲時與祭儀的記載當中，卻絲毫未見關於媽祖信仰的相關記載。倘若如清季《安平縣雜記》所述，媽祖信仰與相關慶典動輒數萬人參與，則上述的府志、縣志，對此未錄隻言片語，顯得極不尋常。

與其懷疑上述府志、縣志，對媽祖信仰的記載有所遺漏，或許可以推導出一個解釋，那就是媽祖信仰在臺灣，並非自起始即深入民間。檢諸史料與近人研究，媽祖信仰確實有未能在清初深入臺灣民間社會的理由，以下嘗試說明之。

1 不著輯人，《安平縣雜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3-14。

2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47。

3 陳文達，《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 86。

4 陳文達，《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 60。

5 陳文達，《臺灣縣志》，頁 60-61。

一、臺灣早期媽祖信仰的限制

媽祖信仰進入臺灣的時間甚早。石萬壽指出，媽祖信仰在明末已流傳於中國東南沿海，為此地域普遍的航海守護神，接著漸次擴散至澎湖、臺灣一帶。明代中葉，澎湖已有媽祖廟建立；臺灣本島的首座媽祖廟，則可追溯至鄭氏治臺時期。⁶

不過，媽祖信仰雖然早已進入臺灣，但起初應當限於與海外航行相關的人群，而非民間普遍的信仰。康熙年間，郁永河《裨海紀遊》提及：「海神惟馬祖最靈，即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難，有禱必應。」⁷由此可知，在當時媽祖被歸類於「海神」，且主要救助對象為危難海舶。此外，諸羅知縣季麒光（1635-1702）為天妃宮擴修募款而作的〈募修天妃宮疏〉中，呼籲的對象並非全民，而是「由渡海而來，必思渡海而去」的官員，以及「往來資息於重洋巨浪」的商販估漁，皆與海洋有關。⁸故原先的媽祖信仰，可能僅在特定職業的少數人群中流傳而已。準此，則以記載漢人普遍祭儀風俗的「歲時」篇未載媽祖祀典，或屬合理。

此外，媽祖信仰在臺灣，似是經由官方的提倡後，才慢慢壯大起來。雖然依照《安平縣雜記》記載，鄭氏治臺時期，已

6 石萬壽，〈康熙以前臺澎媽祖廟的建置〉，《臺灣文獻》40卷2期（1989，南投），頁1-28。

7 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59。

8 季麒光，〈募修天妃宮疏〉，收入蔣維鈇等編，《媽祖文獻史料彙編·散文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頁90。

有「天妃宮」建立，⁹但從〈募修天妃宮疏〉當中「就宮傍餘地，作左右廊舍三間……樹山門一層，擴戲樓舊址而大之，庶幾有門有殿」¹⁰的打算看來，當時的天妃宮廊舍不及三間、也無山門，故其規模恐怕不大，或許亦可由此推知當時媽祖信仰仍未盛行。季麒光以諸羅知縣的身分發表此疏，代表官方對媽祖廟的重視。而官方之所以重視媽祖廟，或許和施琅（1621-1696）攻臺時的遭遇有關。

施琅宣稱攻臺時曾不僅一次獲媽祖顯靈相助，事可見〈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摺〉一文。施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海澳後，前往當地天妃廟祭拜，並整掃因遷界令而毀頹的廟牆。祭畢，近廟處一口年久失修、兩順時已不能供百日之需的舊井，經過淘浚後，泉水忽然大量湧出，取之不絕。施琅以為是「神功利我行師」。¹¹這是施琅第一次受媽祖所助。施琅第二次受媽祖之助，則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攻澎湖之時，將士「咸謂恍見天妃」，而媽祖顯靈的證據為當日天妃神像「衣袍透濕，與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故知是天妃助戰。此外，媽祖曾託夢予施琅部將劉春，告知破敵日期，亦為清軍帶來豐富飲用水，並截斷臺灣的水源。¹²受此二助，施琅遂上疏請求康熙帝（1654-1722）加封媽祖尊號，以

9 不著輯人，《安平縣雜記》，頁14。

10 季麒光，〈募修天妃宮疏〉，頁90。

11 施琅，〈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摺〉，收入蔣維鈞等編，《媽祖文獻史料彙編·檔案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頁20。

12 施琅，〈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摺〉，頁20。

「揚幽贊之美，張有赫之靈」，其後康熙帝答應施琅所請。¹³值得一提的是，施琅除提請皇帝加封媽祖尊號外，亦有為媽祖建廟的作為，如前述海澳顯靈事後，他即號召將士捐俸以重建廟宇。¹⁴這些作為皆有提倡、崇敬媽祖信仰之效，而前述季麒光募款修建天妃宮，或許即是此思潮的展現。

但在施琅受媽祖所助的背後，我們亦應當考慮清廷壓抑鄭氏殘餘勢力的目的。蔡相輝指出，明鄭時期臺灣地區最為盛行的信仰，當為玄天上帝。玄天上帝除了作為航海的守護神外，亦有明朝守護神的身分。鄭氏家族廣建玄天上帝廟，其中奉明正朔的政治意味相當濃厚。相對來說，清廷則利用同為海上守護神的媽祖，在臺灣建立認同，並同時削減玄天上帝與鄭氏政權的影響力。¹⁵因此，清廷對媽祖的提倡，亦有政治上的考量，施琅大力宣稱攻臺之時所遭遇到媽祖的神蹟，當也帶著政治宣傳的意味。媽祖信仰在清初並非最為盛行者，清廷的提倡，確實可以說是媽祖信仰發展的一大動力。

最後，從媽祖廟的興修年代來看，清領初期的臺灣，確實沒有發展出大規模媽祖祀典的條件。首先是前述的東寧天妃宮，在清人領臺後才開始擴修；鹿耳門媽祖宮更在康熙末年才開始興建。¹⁶故康熙朝後期編纂的一府三縣志，對於媽祖信仰未有記載，或許才是當時的實況——當時媽祖信仰尚未發展成熟。

13 施琅，〈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摺〉，頁 20。

14 施琅，〈為神靈顯助破逆請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摺〉，頁 20。

15 蔡相輝，《媽祖信仰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頁 351-412。

16 不著輯人，《安平縣雜記》，頁 14；石萬壽，〈康熙以前臺澎媽祖廟的建置〉，頁 1-28。

二、臺灣媽祖信仰的壯大

不過，經過了此下數十年的發展，清季的媽祖祀典已經如《安平縣雜記》所載，成為庶民生活中的一大盛事。然而媽祖信仰又是如何發展壯大？在此提出一個解釋：或許祭祀日久，一般民眾向媽祖祈禱的事項，漸漸不僅於海事方面，也開始就生活瑣事祈祝，使媽祖的「管轄範圍」，自原先的海事行船擴大，而漸漸廣及民眾生活。如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提到，在媽祖的原鄉湄洲，林氏宗族婦女下田農作之前，往往將兒女託付於媽祖廟中，請媽祖代為看照。¹⁷從舟行平安到看照幼兒，此即是媽祖「管轄範圍」擴大的一個實例。

相似的現象或許也發生在臺灣，使得媽祖不再只是海上平安的守護神，而擴大成為一般庶民生活的庇祐者。事實上，已經有學者注意到媽祖的救難事蹟，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範圍與種類也隨之增加。此現象不僅在空間上展現（從海上到陸上），目標或態度上也有所轉換（從地方社區開展至全國、從被動轉為主動救難）。¹⁸綜合學者的研究以及史料記述，可以觀察到媽祖信仰的內涵，隨著時間變遷與擴大的趨勢，使得媽祖得以受到更普遍的奉祀，發展出規模宏大的慶典。

17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60。

18 參見張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輝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宗教學會，2003），頁 169-192；戴寶村，〈B29 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4，臺北），頁 227-236。

結 語

從清初到清季，不同時期地方志與其他檔案史料當中對於媽祖信仰與祀典的描述與記載，可以歸納出媽祖信仰在臺灣的流變：首先，臺灣的媽祖信仰自鄭氏時期雖已出現，但規模應該不大。清領時期，隨著官方推動，媽祖信仰在臺灣或開始有更深廣的發展，並且隨著媽祖祭祀時間日久，其信仰規模越發龐大，有庶民化、全民化的現象。清廷官方的提倡，確實是媽祖信仰在臺灣擴大、深化的一大動力，而清廷提倡媽祖的理由，和壓制明鄭時期的玄天上帝信仰，從而削弱鄭氏殘餘影響有關。至清季，媽祖信仰不需藉由官方提倡，已深入庶民生活，媽祖也自起初的海神形象，轉變成為人民普遍的信仰對象，其祀典從而成為男女老幼皆參與投入的盛大活動。「從海神到全民保母」，或許可以涵括清領時期臺灣媽祖信仰的發展情形。

*本文由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臺灣史一」之學期作業修改而成。作業規定僅能使用課堂提供之有限史料，完成對自訂論題的考察，特此說明。

本文承蒙授課教師周婉窈老師、課程助教丁平學姐批閱初稿，以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給予修改建議，謹致謝忱。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不著輯人，《安平縣雜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陳文達，《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陳文達，《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

蔣維鈞等編，《媽祖文獻史料彙編·檔案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

蔣維鈞等編，《媽祖文獻史料彙編·散文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

二、近人著作

石萬壽，〈康熙以前臺澎媽祖廟的建置〉，《臺灣文獻》40 卷 2 期，1989，南投，頁 1-28。

張 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輝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69-192。臺北：臺灣宗教學會，2003。

蔡相輝，《媽祖信仰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6。

戴寶村，〈B29 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4，臺北，頁 227-236。